

第一章 弗洛伊德 潘菲尔德 伯恩内

自咎，豁达，仁厚是我的座右铭。

—— 沃尔特 · 惠特曼

古往今来，对人本性的认识中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即：人的本性具有多重性。这种多重性又多表现为两重性。人们常常以神话、哲学和宗教的形式表现这种相互矛盾的人性，例如善良与邪恶、高尚与卑鄙、内心与外表之间的矛盾。萨莫塞特·莫姆说：“有几次，当我仔细观察自己个性时常有一种困惑不解之感。我渐渐领悟到自己象是由几个不同的人组成的，有时其中某个占了上风，尔后其位置又被另一个所取代。他们交替出现，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也许他们都是？抑或都不是？”

很显然，一个人可能终其一生都在追求着真善美。然而，这种真善美只是他自己所认定和理解的。例如：摩西将美德比作是至高无上的公正准则，柏拉图将美德看作是智慧的本质，耶稣则将美德视为爱的化身。但是，不管他们各自怎样理解，其中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都认为人的本性中有着某种因素总是在暗中破坏着美德，而它又与别的因素处于斗争的状态之中，这都是些什么因素呢？

直至二十世纪初，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历史舞台上出现后，这个不可思议的谜才开始用科学研究方法逐渐揭示出来。弗洛伊德的基本贡献是提出了“冲突的心理成分存在于无意识中”的理论。他把心理区分为超我、自我和本我：超我，这是一种施加约束的思想，是位于本我（本能原驱力）之上的控制力量；而自我就象是一个调停人，它要摆脱“萌发的欲望冲动”，使心理活动得以运转。^{*}

我们深深地感激弗洛伊德所进行的艰苦的开拓性工作。正是在他奠定的理论基础上，我们建立起今天的学说。多少年来，尽管学者们和临床医生对他的理论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将其系统化，并增添了新的内容，但是，他所提出的“内部个体”概念仍难以被人理解。而且，那些汇集了心理分析家对这一理论众多见解和各式各样注释的上百卷著作，似乎也没有对他们笔下个案中的人物提供足够的答案。

当电影《谁怕弗吉尼亚的狼》快结束时，我站在剧场的门厅里听见一些刚刚散场出来的观众在交谈：“看得我精疲力尽。”“我来看电影是为了从家里躲出来。”“干嘛要放映这种片子？”“我不知道电影里讲的是什么，除非你是个心理学家，要不你也是看不懂……”总之，我得到的印象是这些观众当他们离开剧场时，对影片中刚刚发生的事情感到莫名其妙。当然，电影本身一定是含有某种启示的。但是，这些观众没能从电影中发现与自己生活有关的事情。电影也没能使他们暂时从实际生活的各种负担中解脱。

所谓“本我”，弗洛伊德指的是“生活本能”和“死亡本能”；所谓“自我”，指的是“现实化了的本能”；所谓“超我”，指的是“道德化了的自我”。“超我”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常所谓的“良心”，另一方面是“自我理想”。“自我理想”确定道德行为的标准，“良心”负责对违反道德标准的行为进行惩罚。“超我”的主要职能在于指导“自我”去限制“本我”冲动。详见杨清《现代心理学主要派别》一书 357 至 359 页。——译者注

我们至今对一些关于精神分析理论的阐述仍记忆犹新，例如，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法定义为“是一种将心理活动简化为内驱力与抑制力交互作用的心理动力学”。这个定义及对其所做的种种解释，对于职业的精神病学家来说无疑是非常有用的，但它对那些心理上有创伤的人们又能有多少帮助呢？乔治和马撒在《爱德华·阿尔比》一剧中使用了炽热、奔放、粗俗的短句。这些台词写得妙趣横生，既生动又贴切。问题是作为治疗学家的我们能否也使用如此精练、贴切的语言与乔治和马撒谈论为何他们有这样的行为，以及如何去认识它们呢？不正是由于我们阐述的既真切又使他们能够理解，因此才对他们有帮助吗？“请使用英语！你讲的我一点也听不懂。”听见有人对一位心理学家这样讲话并不稀奇。至于使用更加深奥的术语去解释那些晦涩难懂的精神分析法概念，那就更加让人不甚了了，如坠云雾了。结果，人们对这些冗长、累赘的概念只好望洋兴叹，表示遗憾。他们对与心理学家交谈兴趣索然：“好了，不就是那老一套吗，没劲！”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造成人们与心理学疏远的原因之一是专业知识的交流（或是专业知识的表述语言——译者）跟不上专业知识的发展，这就使得专业人员与非专业人员之间的差距悬殊，而且越来越大。太空属于宇航员，理解人类的行为属于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立法属于国会议员，那么，是否我们就该让一些孩子专门从事神学呢？尽管这种发展带来的差距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失去公众的理解与缺乏交流的问题已经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至于我们必须要想方设法使语言能够跟上科学研究的步伐。

在数学领域里，人们试图发展一种“新型数学”来摆脱进退维谷的窘境。如今，几乎美国所有的小学都在教授这种“新型数学”。在进行数学概念的交流时，这种“新型数学”并没有提供什

么新的计算形式。但是,它却不仅解答了“是什么”,而且同时也解答了“为什么”的问题。如此一来,令人神往的月球登陆和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就不再是科学家的禁脔,而是以一种为多数学生所能接受的综合知识而在广泛传播着。数学作为一门科学已不再是什么新的学科。然而,这种讲述数学的方式却是全新的。假如我们现在仍沿袭巴比伦人、玛雅人、古埃及人或古罗马人的数学体系,肯定会发现自己寸步难行。使用数学的需要,迫使系统数学概念不断地进行着创造性的更新,即便是今天的“新型数学”也仍在继续这一创造性的发展。我们承认并欣赏那些旧的理论体系中所包含的创造性思想,但我们却不愿让那些在今天看来已经落后的研究方法、表述形式和内容束缚住我们的手脚。

这就是我对于“相互作用分析”的立场。我尊重精神分析理论家在过去所做的贡献和努力。在这本书里,我试图以新的方式,一种通俗易懂、清晰明了的方式,来重新阐述以往的概念,同时也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我这样做,并非是对旧观念的全面否定或菲薄,而是使用无可辩驳的论证来说明旧的方法(包括旧的表述形式在内——译者)并非白璧无瑕。

一天,一位老农夫在乡间小径上修理一副锈坏了的耙子。从远处走来一个热情的小伙子。他是某大学修理部的工作人员,正在周围农村巡回推销一本介绍土壤保护和新耕作法的技术手册。经过一番寒暄,小伙子详细介绍了他所推销的技术手册,然后问这个老农夫要不要买一本。农夫回答他说:“孩子,我种庄稼所使用的知识连我知道的一半都不到。”

本书的目的不仅是提出新的论据,而且也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在实际中往往不按照自己已经懂得的那样去好好生活。他们或许知道学者们对人类行为所作的长篇大论的说教。但是,这些说教似乎对改变他们的传统习俗、破裂的婚姻关系,以及性情古怪的孩子们却丝毫没有作用。他们遇事要么去请教“亲

爱的艾碧”^①，要么就甘心情愿扮演听任摆布的“皮那滋”^②。是否有一种事物与人们的行为原动力间存在着意义深远而又简单明确的关系，凭借它的帮助，人们能够为老问题找到新的答案呢？我们是否能够得到与此相关的可靠有益的知识呢？

直到不久前，我们的研究还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因为我们几乎不知道大脑是如何存储记忆的，也几乎不知道这种过去的记忆是如何被唤起并产生出今天生活中的暴虐与良知。

脑外科医生的电针刺激

任何假说必须要受到观察结果的检验。以往，我们对大脑在人的认识过程中的功能几乎一无所知。没有任何证据能够精确地证明 120 亿个脑细胞中哪些负责记忆，它们又是如何存储记忆的？有多少记忆可以保持？它们会消失吗？记忆是具体的，还是抽象概括的？为什么有些事情比较容易回忆起来？

在这一领域里，有一位著名的探索家，他就是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的神经外科医生怀尔特·潘菲尔德。他从 1951 年起就开始提出了一些振奋人心的论据，对那些解答上述问题的系统理论概念进行了检验和修改。^①在治疗病灶性癫痫的脑手术过程中，为了减少患者的痛苦，潘菲尔德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其中包括用一个带有微量电流的电针探测器触及患者的颞部皮质。潘菲尔

艾碧：全名 Ahbygial van buren，美国著名的自由撰稿人，在美国许多大报刊上开辟“建议专栏”已达几十年，专门回答读者提出的有关人生、婚姻、爱情等各类问题。这种专栏统称为“亲爱的艾碧”。——译者注

皮那滋：美国著名作家查尔斯·舒尔茨 1950 年所创作的系列连环画中各种人物的总称。该连环画 1965 年搬上电视，与“米老鼠”、“唐老鸭”一样家喻户晓。——译者注

① W·潘菲尔德《记忆机制》，见《A·W·A 精神病与精神病治疗法病例案卷》67（1952），178-198，附 L·S·库比的讨论。本章中对潘菲尔德及库比的其它引述出处同源。

德将若干年内观察到的各种电刺激反映结果积累起来，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在对大脑皮质进行电刺激过程中，每一位患者在局部麻醉情况下都神智清醒，并能与潘菲尔德交谈。潘菲尔德在这些试验过程中，发现了许多奇妙有趣的现象。

（这里我想说明一点，本书只是相互作用分析的实用指南，而不是科学论文。作为第一章的一部分，以下材料出自潘菲尔德的研究成果。它是本书中唯一看上去带有较强专业性的内容。我相信，这些科学的依据对以后各章节的分析是非常必要的。潘菲尔德的研究成果指出在我们意识清醒的情况下，那些详细地记录和存储在大脑中的事情，都能够在现实中再现出来。以下所引用的材料不仅值得一读，而且还将使读者充分认识到潘菲尔德的发现所具有的深远意义。）

潘菲尔德发现，电针刺激能够致使病人产生清晰的回忆。他报告说，某种心理经历随着电极的多次插入和拔出而反复出现和消失。他提供了以下的例子：

第一例，在患者 S. B. 右颞叶第一脑回的点 19 施加电刺激，致使他开口说：“你知道吗，有一架钢琴，有人正在那里弹，我能听到歌声。”在没有告诉他的情况下，对他再次施加电刺激，他说：“有人在讲话。”他提到了那个讲话者的名字“我真弄不懂……这一切好象梦幻一般。”对他施加第三次电刺激，当然也同样没有告诉他。这时，他冲动地说道：“是的，这是《哦，玛莉》！有人在唱《哦，玛莉》这首歌。”当进行第四次电刺激时，他听到的还是这首歌，并解释说那是一首某广播电台节目的主题歌。

当持续用脉冲电流刺激点 16 这个位置时，他说：“有些事情在我的记忆中出现了，我能看见七喜柠檬汽水公司，还有哈里森面包房。”这时悄悄将电极断掉，但告诉他仍在进行电

刺激，他告诉医生：“我的记忆突然中断，什么也没有了。”

另一例是对患者 D. F. 脑裂沟内更靠近右颞部表层的一点施加电刺激。患者听见了一首流行歌曲，好象还有一支乐队正在演奏这首曲子。多次重复刺激，患者听到的都是同一首曲子。当电极保持在这个位置时，患者则随这曲子的调子和节拍哼唱起来，就象是给乐队的演奏伴唱一样。

对患者 L. G. 的电刺激使他重新经历往事。对他颞叶的另一端施加电刺激，他看见一个男人和一条狗从他乡村的家附近走过。在对另一名女患者的试验中，开始对她颞部脑回施加电刺激，她听见一个朦朦胧胧的声音。当电脉冲保持在同一点上时，她渐渐听见一个十分真切清晰的声音在喊“吉米，吉米”，这是不久前刚刚与她结婚的年轻丈夫的昵称。

潘菲尔德的一个重要的结论是：电刺激只唤起一个单一的记忆，而不是一种综合的记忆或是抽象的记忆。他的另一个结论是被试者对电刺激的反应是非自主性的。

在电刺激的强制作用下，无论病人是否对其保持注意，都会有一个熟悉的经历出现在患者的意识中。在他的脑海里闪现出的那首曲子，肯定是他什么地方听到过的。当他发现自己又进入了最初那种特定环境时，这种环境在发展在演化，就象他当时实际经历的一样。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熟悉剧目中的一幕，他自己既当演员又当观众。

也许，潘菲尔德最重要的发现是：记录在人大脑中的不仅仅是这些事件的事实本身，同时记录的还有与事实相关联的情感。与事件相伴生的情感同事件一起不可分割地存储在大脑中。因此，在回忆中所唤起的不可能只是事实与情感两者中的一个。潘

菲尔德报告说：

被试者会再一次感受到经历往事时所产生的那种情感。他能清楚地意识到再现的往事与当时的真实情况究竟是否相同。这样，被唤起的回忆既不是过去事件或场面的影像，也不是这种影像精确的再现，而是患者对自己曾经所见、所闻、所感、所知的再现。

平日经历中刺激所唤起的回忆，与潘菲尔德使用电脉冲刺激人为地唤起的回忆完全相同。在任何一个试例中，将唤起的回忆表述为“重温”比表述为“回忆”更为精确。在对电刺激的反应中，一个人只是暂时地回到过去，“我正在那儿”这种感觉可能只持续不到一秒钟，也可能持续若干天。但是，随着回忆的发展，他会逐渐理智地记起“我曾经在那儿”。无意识回忆的顺序是：A、重温（自发性的、非自主性的情感）；B、记起（有意识地、主动地去想那些重温的事件）。但是，对非自主性重温中的大部分内容我们却不能主动回忆起来。

下面两位患者的试验报告，揭示了现实经历的刺激如何唤起旧日情感的过程。

一位四十多岁的女患者告诉我，这天早上她在街上漫步，当路过一家乐器商店时，她听见一段乐曲。这段乐曲使她产生一种强烈的压抑感，其强烈程度几乎使她难以忍受。她发现自己突然被一种不可名状的伤感情绪所支配，她从自己的思绪中找不到任何线索解释这种感受。在她向我描述过后，我问她这段乐曲是否唤起了她对往昔生活中憾事的回忆。她说她想不起这段乐曲与她的伤感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又过了一个星期，她打电话告诉我，当她一遍又一遍地哼哼这段乐曲时，猛然间唤起了一个真切的回忆：她望见母亲坐在一架钢琴前弹奏那段乐曲。她五岁那年

母亲去世了。母亲的去世使她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尽管家人竭力转移她的感情，由婶婶来充当她的母亲抚爱和照料她。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仍沉浸在极度的哀伤中。在她的记忆里，自己好象从未听到过这段乐曲，也不记得母亲弹奏过它，直到那天她走过这家乐器商店听到这段乐曲后，才使她记起母亲曾经弹奏过。我问她这种记忆的回顾是否减轻了她的抑郁？她告诉我这种回顾改变了她情感的那种原始状态，虽然这种回忆仍不免带有伤感的色彩，但已不是她当初所经历的那种充满绝望的悲恸。看来，她现在似乎能有意识地记起她最初重温这段往事时的那种感受了。在感受过程的第二阶段中，她可以记起自己的那种感受是怎样产生的，而在第一阶段她的情感与母亲去世时留在她记忆中的情感完全相同——这种情感是在她五岁时产生的。

愉快情感的唤起也同样如此。我们都可能有这样的感受：一种气味，一个声音，甚至偶然的一瞥，都能令人产生一种不可言喻的快感。这种快感有时非常短暂，以至于我们都来不及注意它。除非是我们特别留心，否则，我们一般是记不起曾在何处遇到过这种声音、这种气味或是那让人欢愉的一瞥。然而，这种感受却是真实的。

另一名患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他沿着 L 大街漫步，当走过萨克拉门托的国会大厦公园时，闻到了一股石灰和硫磺的气味，那是一种喷洒在树上的农药，一般人都感到很难闻。可是，他闻到后却感到格外的轻松愉快。我们不难发现他这种快感的由来。那是一种初春季节在他父亲果园里使用的喷洒剂的气味，它几乎总是与春天一起到来。当他还是个孩子时，每当闻到这种气味，漫长的冬天也就过去了，树木绽出嫩绿的幼芽，他就可以跑出家门，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了。同第一例中的患者一样，这种有意识地对情感的回忆与小男孩在亲身经历中所迸发出的情感略有不同。在有意识的回忆中，他不能感受到以往经历中的全部情感；现

在，他所获得的只是一种昔日情感的感受，而不是情感本身。

这就解释了潘菲尔德的另一个结论：大脑中始终保持着完整的记忆，即使在受试者丧失回忆能力之后也仍然是这样。

从对大脑颞叶皮质的刺激可以看出，刺激所唤起的回忆保持了真实经历各个细节。当经历重新回到意识中时，经历就会重新呈现在眼前。经历有一种抓住患者注意力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只有当这一过程完成以后，患者才会意识到这仅仅是一个生动的回忆。

从上面这些发现中我们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大脑的功能好象是一台高保真度的录音机，从一个人出生的那天起，甚至可能在出生前即已开始将其经历都记录在“磁带”上（大脑信息的存储无疑是一个化学过程，它包括信息的归纳和编译。尽管大脑工作的详细过程至今尚未搞清，这种磁带录音机的比喻也许过于简单了，但是现在已有充分证据证明这个比喻可以用来解释大脑的信息处理过程。这里重要的是，记录下的内容在重新“播放”时保持了高保真度）。

无论何时，当一个正常人（如潘菲尔德）对某一事物集中注意力时，大脑两半球颞叶皮质同时进行记录。

这些记录按顺序排列，并且可以连续播放。

当脉冲电流触及记忆皮质时，可以产生一幅图像。图像通常不是静止的，它在变化着，就象被试验者所见到过的那样，随着注视的方向在不断地改变。总之，图像随着事件的延续，每分每秒都在变化着。例如，由皮质刺激唤起的歌曲在慢慢

进行着，从一个唱段进入另一个唱段，从独唱变为合唱。

潘菲尔德进一步断言：在唤起的回忆中是时间保持了思想的连贯性，最初的模式是按时间相继的顺序置入记忆的。

具有时间相继的思路似乎与被唤起的回忆中的要素连结在一起。另外，并非所有的感情冲动都能记录在大脑中中枢神经系统，只有那些个体予以注意的感觉要素才被记录下来。

有些记忆的排列顺序非常复杂，对这类记忆的唤起（过程）似乎说明：我们所能回忆的每个记忆都具有单独的神经通道。

尤其重要的是，在我们认识过去是如何影响现时的过程中，我们观察到以往经历在当前的展现中大脑颞叶皮质明显在发挥作用。

错觉……也可以产生于对颞叶皮质的刺激……因此而干扰了对现实体验的判断——辨认出这些体验是熟悉的、陌生的或是荒唐的。错误地判断其距离和外形也发生了变化，甚至有可能对现实的处境产生恐惧感。

这些都属于知觉中产生的错觉。只要对其进行思考我们就会认识到现实的体验一般可以立即与旧日相似的体验归为同一种类，只有这样才能对体验的异同进行判断。例如：过一段时间后，一个人很难凭借记忆对一个老朋友几年前的样子进行精确而详尽的描述，然而在一次偶然的^①机会，当他再次遇见老朋友时，他可能会马上知觉到时间使老朋友产生的变化，因为他对这一切都太了解了——脸上的新皱纹，发型的变化，俯曲的肩膀。（着重号为本书作者所加）

潘菲尔德的结论是：

就象图书馆藏有成千上万卷图书一样，大脑皮质“模式”保存了现时经历中的各个细节。证实这种大脑皮质“模式”的存在，是向心理生理学迈出了第一步。至于其它，如象大脑皮质“模式”的实质，皮质“模式”形成机制和使用机制，以及构成意识基础的综合过程等等，所有这一切总有一天都将能用生理学进行解释。

巴尔的摩市的劳伦斯·S·库比博士参加了潘菲尔特文献讨论会。他是一位美国杰出的心理分析家。他在演讲结束语中说：

我之所以对有机会参加潘菲尔特文献讨论会感到非常荣幸，……是因为潘菲尔特的文献极大地后迪了我的想象，我为此而激动不已。他的一篇篇论文就象是交错搭接的拼板玩具，随着一块块对号入座，一幅完整的图形便渐渐清晰地呈现出来，它为我这几年来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撒下了一缕缕希望之光。在这个不断被延长的精神分析与现代神经外科学的会议上，通过报告潘菲尔特博士的实际工作及其研究成果，我能察觉到在精神分析与现代神经外科学之间，哈姆·库欣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握手时留下的痕迹。

我们扼要归纳如下：

1. 大脑功能就象是一部高保真度的录音机。
2. 与往日经历相关联的情感也会被大脑记录下来，并与那些经历牢牢地存储在一起。
3. 人们可以同时存在于两种状态之中。患者知道自己正在诊所与潘菲尔特进行交谈，同时也知道自己看见了昔日的七喜柠

檬汽水公司和哈利森面包房。在同一时刻，他既置身于这一经历之中，又在这一经历之外对其进行观察。在这种情况下，患者的意识具有双重性。

4. 这些记录下来的经历以及与经历相关联的情感，完全可以在今天重新“播放”，并且与往昔的经历一样生动。它们同时还提供了大量可以决定今天相互作用性质的信息。这些经历不仅可以回忆，还可以重温。“我不仅能记起我当时的感受是什么，而且还能体验到这一感受”。

潘菲尔德的试验揭示了记忆的功能。记忆功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既是个心理学专用词，也是生物学的专用词。现在，我们还无法解答灵魂是如何依附于躯体的这个古老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坦率地说在遗传基因领域的研究，其中包括有关核糖核酸分子如何编排生命密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瑞典的霍尔加·海顿博士认为：

完全可以预料，使昔日的经历回到意识中的回忆能力，存在于人的生物能力的基本机制中。与遗传基因机制密切连接的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特别是核糖核酸分子，它具有许多种可能性，因此可以满足多种不同的需求。^①

通过生物研究所得到的证据，支持并有助于解释人类行为中可观察到的各种现象。对于人类的行为究竟使用什么科学方法才能把我们的发现构成与潘菲尔德的发现同样精确、有用的一种知识体系呢？

① H·海顿：《大脑活动生物化学》，M·法伯和 R·威尔逊编：《思维的控制》（纽约：麦克格拉—希尔出版社，1961）第33页。

一个基本的科学单位：相互作用

批评心理治疗不科学和在这个领域中存在着众多明显分歧的原因之一，是该学科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用来进行研究和观察的基本单位。这同物理学家在分子理论提出前，医学家在发现细菌前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

埃里克·伯恩内，这位相互作用心理学的鼻祖把这个基本的科学单位分离了出来，并对它进行了定义。

社会性的交往单位叫做相互作用。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相遇，迟早总会有人讲话或做出某种表示以显示他对其他人存在的承认。这种现象称为人们相互作用的刺激。这时，另一人会以与这种刺激有关的某种方式说点什么或是做点什么，这就叫做相互作用的反应。^①

相互作用分析是一种考察人们之间相互作用过程的方法；我对你有所表示，反过来，你对我也有所表示。’另外，它也是决定多重本性中哪一部分会表现出来的方法。在题为：“父母、成人、儿童”的下一章中，我们要对多重本性的这三个部分进行认定并分别予以阐述。

相互作用分析还是一种将在人们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所获得的信息进行系统化和归类的方法。通过定义使其对每一个使用它们的人来说在言语的表达上都具有相同的意义。显然，这种语言是此系统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对词意理解的一致和对考察对象认识的一致，是解开“人们为什么如此所作所为”这个谜的两把钥匙，

^① E·伯恩内：《人们玩弄的游戏》（纽约 格罗佛通讯社，1964）第29页，

故此项成就的意义不容忽视。

1960年2月，我有幸聆听蒂莫西·利瑞博士做的一次引人入胜的学术讲演。那时，利瑞博士刚刚到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执教。他向加州奥伯恩市的迪威特州立医院全体医务人员讲了一天话。我当时是这所医院的职工教育部主任，尽管他致力地使用毒品产生幻觉的研究在今天引起了不少争议，但我仍想在这里引用一些他的评论。这些评论鲜明地揭示了一些问题，并解释了他自己所谓的有顺序地消除错觉的之字形过程。他说，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学家，他所遇到的最大的不幸莫过于找不到一条能够对人类行为进行观察的途径和对其进行描述的标准化语言：①

我想请在座的诸位了解我。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我的认识过程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层次。当对这一过程进行回顾时，可以将我的“无知”（认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天真无知的阶段，也可谓是迄今为止最幸福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幼稚地沉醉在这样一个观念之中：人的本性存在着奥秘，存在着各种规律和规则，其中一些引起并影响了人际关系。我认为通过研究，通过观察，通过经验，以至于通过阅读，总有一天我将识破这一奥秘，并且能够运用有关人类行为为规律的知识来帮助他人。

第二阶段，又可叫做非无知的错觉阶段。在这个阶段我感受到了一些对我具有干扰性的发现，即一方面我知道自己还不了解这些奥秘的所在，另一方面我又突然发现人们都在关注着我，就好象我已窥视到这些奥秘，并且比他们更加接近这些奥秘……我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几乎没有一个是起作用的，我的活动也没有一件能够证实这些奥秘，但我却常常自

① T·利瑞1960年2月23日在加州奥伯恩市迪威特州立医院的讲话。本章中所引用的利瑞讲话，出处相同。

我开脱说：“没关系，我们之所以不能发现这些奥秘，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病例。”或是说：“我们必须改进研究方法。”诸如此类的托词，我相信诸位是十分熟悉的。一个人可以推迟和延缓痛苦到来的时间，但是，不幸最后终将显现。请大家想一想这种处境该是多么尴尬和痛苦：有许多人在看着你，在倾听你的讲话，你有自己的学生和病人，你还得参加精神治疗协会会员，人们都在期望着你告诉他们这些奥秘；可是，到头来你却痛苦地意识到：“或许连我本人也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讲些什么。”

实际上，许多心理学家都可能感受到过这种疑惑，却几乎没有人敢于这样直言不讳地讲出来。利瑞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在这种困窘的、难得的、也是后人深思的反思之后，仍然继续致力于对各种不同形式的研究在检验、分类和系统化方面进行详细的表述。但在这些努力中他们遇到了困难——对观察的结果缺乏统一的衡量单位和统一的表述语言。

我们所遇到的常见事件中，哪些是能使我们有规可循的呢？我不是在从事有关本性自由行为的研究，而是在进行一项可行性试验，尝试发展一种可用于分析常见的人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标准化语言。我们所使用的那些充满诗意和迷人韵律的抒情语言，如：发展、帮助、改进等这些词汇大都不切实际，而且离题太远。在我们的生活中，缺少关于我们自己和其他人的信息。我自己没有想出任何涉及心理学的新理论，也没有提出新的心理学词汇和用语。我只是试图发展一些新的方式，将人们之所作所为，以及他们所发出的心声（非正常声音）反馈给他们。如今，在这个世界上，最令我兴奋不已的是发现了人们在相同的相互作用环境下的差异。因为，只有你获

悉这种差异，你才能进一步去探索这种差异是如何产生的。

利瑞博士感叹在人类行为中缺少一种标准化语言，而股票市场的经纪人、汽车销售商、棒球运动员们却都有他们自己的语言。

甚至汽车销售商也有他们自己的专业用语手册。应该承认，在行为科学方面，他们比我们这些自诩为专家的人要强得多。在体育运动中，每个棒球运动员的常规动作，都是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的，如“跑动击入”或“非因对方失误而得的平均分”。为了懂得棒球并对其做出预期，就必须掌握常规动作。例如，运动员要欺骗一垒手，因而让一个左撇子当投手，从他的动作中可发现许多迹象。在这里，他们不使用“你如同一匹追捕飞球的快马”、“他是一名着了魔的防守队员”这类充满诗意的语言，而是常常使用行为动作来表达。

为了发现这个奥秘，我过去一直在寻找奇迹。我曾希望自己成为一名精明强干的治疗学家和诊断学家。我的所有这些希望都基于这个假想：奥秘、技巧、规律和规则不但存在，而且可以被利用。不懈地研究和探索将会帮助我们揭开这一奥秘。

相互作用分析心理学已经发现了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发现那种利瑞博士认为非常需要的新的心理学语言。我们认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人类行为的奥秘。

在这一章里，我提供了在我的治疗小组中运用相互作用分析这种有效工具来认识人们行为和情感的基础。对许多患者的治疗结果，已证明了这一工具是十分有效的。如果我们对这一工具是如何发展的，以及这一工具的特殊性有所了解，那么，这一工具所起的作用将会更大，意义也会更加深远。这一工具究竟是通过可